

你到美国 干什么来？

王宏辰 著



长安出版社

你到美国干什么来？

王宏辰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到美国干什么来? /王宏辰著.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4. 1

ISBN 7 - 80175 - 133 - 7

I. 你…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5842 号

你到美国干什么来?

王宏辰 著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ca@ccapress.com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 010 - 65276209

印刷: 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本: 1/32 850 × 1168 毫米

印张: 8.6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本: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 - 80175 - 133 - 7/C · 016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王宏辰, 1955年生于北京, 1966年经历文化大革命, 1970年“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77年返回北京, 1980年至1984年接受高等教育, 获大学中文专业学历。

1990年赴英国探亲, 后迁美国, 定居波士顿, 开始写作。十年来, 在大陆、香港、美国多种中文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20余万字。曾获上海文学报《桥》散文征文比赛特别荣誉奖,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第一届散文征文比赛第二名。现任美国波士顿多元文化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趣盟剧院经理, 波士顿成人教育中心中国语言教师。



目 录

新移民的迷思	(4)
死之冥想	(7)
尼泊尔的魅力	(10)
永不褪色的礼物	(13)
为之冲动的音符	(15)
忆苦思甜	(17)
剑河情思	(20)
夏游鳕鱼岬	(24)
上尉的曼陀铃	(29)
敢于挑战自己的人	(33)
查斯特顿路七十一号	(37)
认识你很高兴	(42)
圣诞节的回忆	(45)
初恋	(49)
失落的“玫瑰花蕾”	(53)
《卧虎藏龙》为何迷住美国观众	(56)
悼念邓丽君	(61)
追求个性与附庸大众	(64)



目 录

轮椅上的残疾女	(67)
胡朋狗友	(70)
走进北极原始部落	(72)
清明节忆父亲	(76)
我的歌唱生涯	(80)
不自由的“自由写作”	(84)
找回诚信	(87)
人生的归宿在哪里	(91)
去伊丽	(96)
《我的希腊式大婚》	(101)
霓虹灯下的哨兵	(104)
家	(107)
栖身之地与心灵之所	(112)
批评是否需要资格	(115)
写作不是回家乡	(118)
迷失在蓝丘大道	(121)
两情若是久长时	(125)
波士顿趣盟剧院	(128)
麦当劳的情调	(132)
《蝴蝶夫人》的美之所在	(136)
“剪接”之随想	(139)
也为男人说几句	(142)
攥一把天上的沃土	(145)
谁能解开那个“结”	(149)



清晨,有一条路	(153)
搬家小记	(160)
大师的风范	(163)
渔夫的视野	(164)
相貌的遭遇	(166)
《窈窕淑女》的启示	(170)
爱情不是止痛膏	(173)
一年好景君须记	(175)
不要总盯着镜子	(178)
波士顿城南有戏	(181)
病人与情诗	(185)
认清自我与克服偏见	(187)
有悔的青春	(190)
在苏格兰高地上	(192)
平安夜	(199)
街上流行踏拉板	(202)
孤独与真实	(204)
两季电话亭	(206)
是悲剧还是喜剧	(210)
抓住生命的机会	(213)
“晴朗的一天”为何转阴?	(216)
难忘的两个傻子	(220)
情人节的“情意”所在	(223)
弦上的梦	(226)



目 录

婚礼上的沉思	(230)
谁是最可爱的人	(234)
一首歌为什么好听?	(237)
后湾公园与江东父老	(239)
冬之旅	(242)
靠不住的“精神力量”	(245)
波城玉兰不放香	(247)
洋插队与土插队	(250)
无知也是力量	(253)
有片云,飘在心之一隅	(256)
寻求知音与自弹自唱	(259)
口号的魔力	(262)
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乐趣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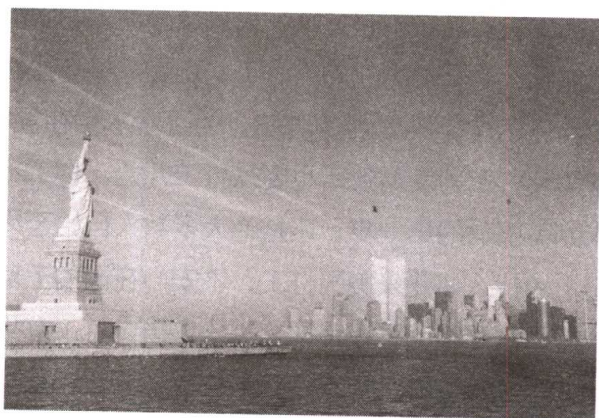
你到美国干吗来了？



你到美国干吗来了？

(代序)

Why Do You Come to America?



一九九一年我刚到美国波士顿，某天在地铁上遇到一位女同胞，一打招呼，听出她是北京口音，路遇老乡，一见如故。寒暄几句后，她问我打什么工呢？我当时还没来得及找工作，便回答，我没打工。她听后笑道：“那你到美国干吗来了？”好



Why Do You Come to America?

像中国人来美国就是为了打工。

不过，这个问题一直缠在我的脑子里，我经常自问：“你到美国干吗来了？”我也一直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这十多年来，我几乎接触了来美国的各路中国同胞，有的来求学，学什么专业的都有；有的来探亲，通过什么亲戚关系来的都有；有的来工作，干什么职业的都有；有的来做生意，经营什么的都有；有的偷渡而来，上岸就打工，干什么都行，只要能活在美国。我渐渐清楚了，所谓“你到美国干吗来了？”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想换个地方活着。打工是谋生方式，并非目的。有趣的问题应该是：“你为什么要来美国活着？”“你在美国是怎么活的？”

2

我这么说决不是看不起打工，大多数来美国的中国人都靠打工为生。无论是干卖力气的小时工，还是从事专业性全职工作，只要自己不是老板，都算打工。为了基本生存需要打工，结婚育子需要打工，发财致富也要从打工开始。打工不仅是很多中国人到美国后的第一步，还是绝大多数人自始至终的人生道路。至于为什么非要来美国打工，不安心在国内上班挣钱过日子？我想，主要是因为在美国打工比在国内打工有更多的优越性。比如：在美国打工挣钱多，很快就能买汽车和房子；在美国打工受限制少，想在哪家干就在哪家干，换工作没那么多麻烦；在美国打工能接触不同人种，了解不同语言文化，见多识广；在美国打工自然环境好，空气污染少，休息日能经常开车兜风看景，或到其他国家旅游观光，或在自家后院享受田园风光。我相信，获得这些优越的生活条件，才是来美国打工的



主要目的。

这十多年来，我当然也打工，还换过几次工种。我享受了在美国打工的种种好处，也经历和眼见了在美国生活的一些不顺心，比如：文化隔阂的苦闷，工作紧张的压力，可能被解雇的威胁，想回国又下不了决心的矛盾，还有夫妻关系和养育子女的问题，等等等等。

虽然身在美国，喜怒哀乐却是不分国家地区的：高兴的时候笑，烦恼的时候愁，明白的时候纵论天下时事或侃成套的道理，糊涂的时候也不免大冒傻气。我经常把那些感受和体悟写下来，寄给报纸刊登，与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读者交流活着的体会。最近，我翻阅那些积攒下来的文章，它们使我惊讶：在美国忙碌的日子里，我居然还有过那么丰富的情感起伏和思维活动。它们每一篇都像我的一位好友，在用不同的声音回答我：“你到美国干吗来了”。于是我从那些文章中选出八十篇，辑成本书，作为一段人生的纪念。

王宏辰

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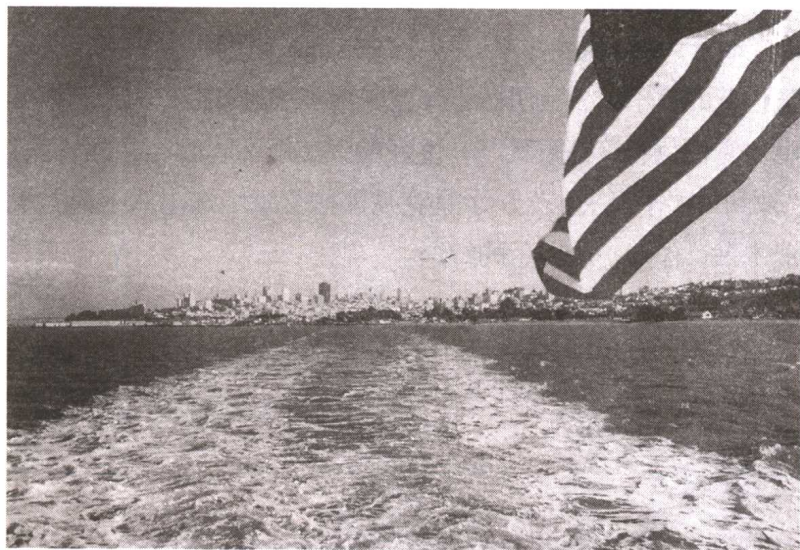


Baffled Thoughts of New Immigrants

新移民的迷思

Baffled Thoughts of New Immigrants

4



迷思，是指对一件事想不明白或弄不懂。迷思有一时性的，也有长期性的。一时性迷思往往表现为暂时糊涂，不久立刻能明白。比如我周末到超市买大米，有八块五一袋的“国宝”，我决不买十块零五毛一袋的“泰国香米”。后来我想，



一袋二十五磅重的大米够我们家吃两个月的，值得非要省那两块钱吗？就不能多花两块钱把各种大米都尝尝？于是我再买米时就常换品种，而且哪袋贵先买哪袋，因为我明白了，多花那两块钱花不穷我，我的节俭成瘾是过去贫穷留下的后遗症。这是一时性迷思。

长期性迷思不像买大米明白得这么快，有些事恐怕一辈子都想不明白弄不懂，最后索性不想，自己糊弄自己。比如，年年美国国庆节，我几乎都去人山人海的查尔斯河边凑热闹，先听音乐，后看烟火，和美国人一起享受国庆之夜的欢乐。每当这时，那三个长期纠缠我的迷思，就会又来找我麻烦，我一直没把它们弄明白，作为“遗留问题”年年挂在那里。

一、我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了，如果有人问我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不出来。我要说我是美国人吧，别说纯粹的美国人了，就连自己的同胞都得笑话我：“就你这模样儿，走到哪也还是中国人”。可是我要说我是中国人吧？我又何必活在美国，回去和北京那群哥们儿一起发财泡妞儿多实惠？因为拿不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所以一直只持绿卡不入籍。因为这样一来，我既可以生活在美国，又不失中国身份；在美国我是中国人，回到中国被看作美国回来的，两全其美。不过，即使这样，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我可以骗别人却骗不了自己。我想两头做好人，最后两头都不是人，可又找不到其它出路。这是我的迷思。

二、我在美国住了十多年，至今仍不知道怎样在海外发扬中国传统。要说吃中国饭、过中国节、时不时参加中国朋友的聚会，喊喊中国歌曲，就算发扬了中国传统，我已经做得无愧于祖先。可是祖先希望承传下去的恐怕不是吃喝玩乐这类传统，而是他们设定的做人的品质和德行。孔子是中国传统的代表，他的做人原则最应该得到发扬，可他最简单的一条教导我



都没做到，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我却抛下亲人游走他国，而且游得这么远，这么久。我整个一个炎黄不肖子孙，还好意思谈什么发扬中国文化传统？这是我的迷思。

三、我不敢爱国，也不敢不爱国。正反各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读到国内朋友写的文章，其中一段说：“很多中国人为了家庭、学业和文化等原因留居美国，加入了美国籍，就应该自觉地履行美国公民的职责，在抒发乡恋时有所节制和保留，反而能体现出做人的成熟和含蓄的力量。”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不好意思再把爱国思乡挂在嘴边，怕见到他时被指着鼻子说：“你又不是被逼出去然后又阻止回来的，你的爱国思乡毫无道理”。可没过多久，美国这边的一位朋友来电话，问我最近去谁家唱卡拉 OK 了？我回答，咱这代人只会唱革命歌曲，如今生活在美国，还唱那些歌实在不合适，我准备戒唱了。那位朋友立刻说：“你越来越不爱国了”。我岂敢承认我不爱国？可我心里和自己打架：爱国为什么不和她在一起？这是我的迷思。

尽管我的这些迷思关系到人生大事，我却也能活得“难得糊涂”。这是一种万幸，还是一种不幸？



死之冥想

Brooding over Death



死，不是人生的最后一步，因为没人情愿告别生活迈向死亡，即便是自杀，也是为了求得另一种生。死，是这个世界对我们关上了生的大门。当我们在地球上走过了一程被叫做“生命”的路之后，它要我们必需离开，因为地球小得装不下



我们的所有欲望，更装不下我们做千秋万岁者，我们必须为了后人的出场而及时退场，把生的空间留给新人。

死，是没有告别仪式的。在我们的葬礼上，不过是活着的人从我们已经没有血液和生气的脸上读出他们自己对生的更深的感受，那其实与我们无关。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有我们多么熟悉的人，死的一刻都来不及向他们道一声“再见”。那是因为我们已失去所有“再见”他们的机会，死亡的尊严要求我们缄默，不容许我们再习惯性地说谎。

死，是瞬间又被孤身送到另一个时空里，就像我们被送来降生时一样地突兀、尴尬、毫无任何预见和准备。死和生是独来独往，纯粹属于自己的事。在生的一刻和死的一刻，无论周围多么热闹，生命所表现出的本质都是绝对“个性化”的，没有“同志”和“伴旅”可相依。即使是“双胞胎”或与人共死，也是两个独立的人，谁也替代不了谁。

死，并不可怕，就像高考之前、求职面试之前、重病手术之前一样，任何焦虑和恐惧都来自我们用想像给自己预设的困境，而事到临头，情形往往全然不那样可怕艰难——世上可曾有一位因“怯场”或“无能”而没有“成功地”死掉的人吗？死的一刻像落花一样不容争辩，也像落花一样简单自然。

死，其实对我们并不陌生，在活着的时候已无数次与它相逢了：痛失亲人，是人生一个重要部分的死；事业成功，便“高兴得要死”；生活遭受打击后，会“心如死灰”；恋爱时，常在心中默语“想死他（她）了”；失恋时，便感到“痛不欲生”；爱之至极，又使人“欲仙欲死”……；几乎在任何一种生之极点，我们都那样自然地用死的感受来做形容。而每当读完一本小说、看完一场电影、结束一个聚会，又真有“曲终人散”的“死寂”感。细想每一天每一年的度过，难道不是我们生命死亡过程中一个连一个的“慢镜头”？死，如此紧



密地与生相伴，我们真是活得“伴死”而生，生死难分。

死，是时间项链上一粒一粒遗珠的累积，像水珠汇成溪流，溪流汇成江河，江河流入海洋。死是生的海口，在越过海口之后，原来一路的欢歌和跳跃都结束于深沉的大海，生命化作了一个巨大的蔚蓝色的沉默。

死，被许多哲圣思考过，被许多诗人吟咏过。在死之明镜中，我们是否也如哲圣和诗人一样窥见了生的另一面？感悟到生死之间深奥的关系？我们便也就是哲圣和诗人了。而哲理与诗情正是我们有幸为人、表达这一“高级生命”过程的最美的形式！